

經部

詩演義卷十二

明　梁寅　撰

小旻之什

小旻

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故大夫作是詩以刺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六章皆賦也旻天者言天之幽遠疾威者其威疾速而可畏也敷于下土天威布于下土也謀猶回遹回則邪而不正遹則辟而不中何日斯沮言邪辟之謀害政敗事何日而止乎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我視今之謀猷亦甚病矣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小人為謀利之所在則潝

渝而相和見利必爭則訿訿而相詆不為國計惟狥已私是亦可哀也謀之善者皆違背謀之不善皆依隨我視今之謀猷何能至成功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凡謀事必先斷於心既斷之而衆或疑焉乃詢之於卜然卜不可以再三也再三則龜厭之而不告矣且謀事當詢之老成不必人衆也故謀夫之多事反不

集蓋　盈庭徒亂人意无一人敢任其咎者是猶有所行邁不能勇往唯坐以謀之何由得其道乎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哀哉王之為謀者不得其道也匪先民是程則不以聖賢為法匪大猶是經則不以大道為常維邇言是聽則所悅者淺近維邇言是爭則與同列相爭者亦淺近若是則譬之作舍道傍三年不成矣潰者遂也

聽行道之言則不能遂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止者定也膴者大也多也言國論雖无定也而有聖

者有否者聖者心之通明也否者昏塞也民雖不多

也而有哲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哲者有見也

謀者善計慮也肅者能敬慎也艾者有治才也肅艾

哲謀聖乃洪範五德之用能用是人則治功可成否

則如泉流之深惟相牽引以至陷沒而敗亡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暴虎以手搏虎也馮河无能而涉河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言徒搏徒涉人知其不可矣喪國亡家之由則未必知之也故謀事者必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惟恐墜如履薄冰惟恐陷夫子之行三軍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嗚呼豈獨行三軍而已

哉　舊序於此諸篇皆云刺幽王傳於雨無正之篇以為或東遷後作如旻言王惑於邪謀而不斷爾幽王無道其顛倒悖亂奚但不斷哉東遷後諸王多無謀不斷諸詩或作於其時未可例以為刺幽王也

小宛

大夫遭時之亂凡弟相戒以免禍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然而小者班鳩也而其翰之飛則戾乎天矣因鳩之飛以起興言心之憂傷而思昔先人當將旦之時所懷者尤在於父母也念先人者恐虧行以辱其先懷二人者或父母歿而唯恐無以顯其親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人之喪德多因耽酒故言肅敬通明者其飲酒必溫克溫者和也克者勝也以德將之則溫恭和粹不至

闕　理而不勝欲也彼昏然不知者唯專壹於

醉闕　富猶甚也又言但當各敬爾之威儀

天命闕　不可再至矣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

興也原中有豆則庶民采之矣螟蛉之蟲有子則蜾

蠃負之以化為己之子矣託興於二物而言教子當

以善也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蜾蠃者細腰蜂也取

桑蟲負之於木孔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穀者善也似者如也蜂之於子必煦嫗養之在穴有聲類於教誨故凡人之生子當教以善道是亦可以似已之善矣

按詩詁云細腰蜂者每破其房或見其卵與它蟲同處或見其子已去而它蟲存空殼或見它蟲成闕子蓋翳蝓生子如小粟米寄著它蟲之身而它蟲不壞至變成闕其子出而食之蛹盡而子去闕僻闕新寄云螺蠃自有細卵寄螟蛉之身其螟蛉不生不死久則盡闕蜂子長大乃穿而出其取小蜘蛛置穴中亦然又如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闕而出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兄弟相恤之義故兄弟者 闕 交相勉譬之行道我則日斯邁爾則月斯征各宜 闕 力毋至怠惰其為善其治生无不若是以早而興以 夜而寐各求无忝辱於先人而已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

興也桑扈一名竊脂俗呼曰青觜桑扈之鳴促民養

蠶其鳥肉食而循場以啄粟者飢故也託之起興言患難之時無人救援也哀我填寡填與瘨同謂患難寡謂少得力宜岸宜獄岸本作犴鄉亭之獄也其宜者有時而宜闕此禍當豫防之故握粟而詢之闕人自何能穀言災之不期而至無道可免也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恭人温温然恭敬之人也惴惴小心惴惴

然戒謹恐懼也曰如集于木又曰如臨于谷又曰如履薄冰取譬非一皆温恭惴栗之貌也

小弁

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也　舊序以為太子之傅作之又或當時賢者作之託為太子之自言亦未可知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此至八章皆興也弁彼鸒斯弁者飛拊翼之皃鸒烏名一名卑居斯語辭如下文曰柳斯曰鹿斯它篇曰螽斯曰蕭斯皆語辭也歸飛提提言鸒之飛而歸者提提然羣飛而安閒也蓋鸒即雅烏小而多羣因之起興言鸒之羣飛自得如民皆善而得所我何獨罹於憂患哉何辜於天我罪伊何怨慕之辭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又無可柰何而安之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言王之迷亂國將傾危故踧踧然周道之平易且將盡爲茂草矣惄焉之如擣與惄如調飢之意同言如不食而飢也擣者撞也心不安之甚也假寐不脫衣冠而寐也惟憂用老蓋太子既廢故憂年老而罔知後之如何也疢如疾首憂之甚而頭痛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與梓皆父母所植爲子者必恭敬之故子之所瞻者父也所依倚者母也而父母不我愛者何哉子者父母之枝葉也生之膝下一體而分豈不屬于父母之毛豈不離于父母之裏乎毛者膚體之闕氣離者附也又分也裏者腹内也我辰安在言我之禀命何以如是乎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菀彼柳斯柳之茂也而鳴蜩在其上則嘒嘒然其和有漼者淵水之深也而萑葦生其傍則渒渒然其容彼物各得所而我獨無定止譬舟之自流莫知所至故憂之日甚昔猶假寐今則假寐亦不能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覿鹿之奔伎伎然舒緩戀其羣也雉鳴於日出之時求其雌也彼物者各得其樂而我何獨不然乎譬彼

壞爛之木其疾病者以無枝也我心之憂孰知之乎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被逐之兎以窮投人人尚有憐之而先脫之者矣死人在道無與闕人尚有哀之而爲之埋藏者矣如是者蓋惻隱之心有所不忍也今王以偏愛廢長立少其秉心何如是之忍乎憂之之深惟隕涕而已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

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賦而興也王之信讒如酒之醻爵得即飲之王不惠愛於我惟加譴怒不復舒徐以究察之因以伐木析薪起興言伐木者見其難仆則以他木倚其顛然後仆之易析薪者見其錯節則徐尋其木理然後觧之易杝者覸其木理不妄施斧也王今不能然乃舍彼之有罪而以罪加之我乎佗者加也

莫髙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

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莫髙於山而人尚有登之者莫深於水而人尚有涉之者君子出言不可輕易雖在深宫之中亦有耳屬於垣而聞之者矣是時太子廢矣而猶懼後禍故尚願王之謹言盖猶有望王之意而庶全父子之恩也無逝我梁以下乃谷風之辭盖曰毋居我之處毋用我之器而又曰我身且莫能知况能恤我去後之事乎谷風作於西周之世故此詩引之棄婦

之望於夫屏子之望於父其情一也

巧言

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作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被讒者呼天而訴之曰昊天悠悠而廣大乃民為之父母且者語辭也蓋欲訴之於王而不敢斥言故訴之天曰予之無罪無辜而亂乃如此其大乎憮

者大也昊天已威言天甚可畏也予誠無罪天庶其鑒之乎昊天泰憮言天甚廣大也予誠無辜天庶其容之乎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始者不信之端也不信者誣罔也涵容也言亂之初生由讒人以不信之言進之王而王涵容之不責其妄及亂之又生則由讒人恣為謗毀而王遂深信

之矣君子指王也王於讒言若聞之即怒亂可即止
矣遄沮謂急也若王於賢人必加之福祿則小人亦
知尊敬而亂亦即可以已矣史云明主愛一嚬一笑
故怒一讒人則衆賢皆安矣奬一賢人則羣邪皆遠
矣能如是亂何由而生乎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
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盟者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蓋忠信薄而人心疑是以

為此也此曰君子以位言之其屢盟則無信無信則興戎故亂益長讒人謂之盜以其能竊權亂國與盜同也讒者以甘言啖人如食之美故亂是用餤餤者進也又言其惟能讒毀非能共職者王若聽之必至為國之病邛者病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奕奕然寢廟之大君子之所作也秩秩然王道之大

先聖之所定也大猷如禮樂法度皆是莫者定也岀
寢廟大猷起興言它人之心或正或邪或得或失予
能忖度之忖度猶揣量也又言毚兔之兔雖善走遇
犬能得之以比讒人之情吾能洞曉勿謂人不知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岀
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荏染柔木言柔弱之木而至於茂盛乃君子之所樹
以興行道之言我能明之於心而數其得失也蛇蛇

碩言者安舒之言其言甚大巧言之善者也而出之於口吾能知其善矣巧言如簧者讒人之言巧好如簧音之邪者也而彼之厚顏不自愧恥吾亦知之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彼何人斯指讒人也雖知其人而若不知者讒人可畏故䦕言之河之麋者水草之交也其居此地見其為鄙賤之人而徼幸得志者也無拳無勇職為

亂階言既無拳力又非勇敢乃專為禍亂之階梯也

既微且尰爾勇伊何微者肝瘍尰者腫足若此之人

亦何勇之有哉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言為讒邪之

謀雖將多而爾之居處卑賤雖有徒衆亦幾何人哉

其居賤地也無拳勇也瘍且尰也非有徒衆也而能

肆其讒邪傷害君子此必無忌憚之小人故疾之而

又畏之也

何人斯

舊序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　傳曰詩中但有暴字不言蘇姓序言未知何據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八章皆賦也彼何人斯蓋雖知其人而若不知者言彼果何人乎其為心甚艱險何以過我門外之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其過我門者從何人哉蓋從暴公

以行也詩以刺暴公而但言從行者亦微辭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不斥暴公而歸咎其從者言從之者二人不知其我者誰也弔生曰唁不入唁我者不弔其失職也又言始者與我相善不如今之况憎乃不以我為可何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

畏于天

陳者堂下至門之徑也蓋過門而迫近於堂矣但聞其聲不見其身有闕之心無敬畏之意故大言過之也讒毀善人人之所憎也而不愧于人天之所惡也而不畏于天可謂無忌憚者矣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飄風暴風也言其往来倏忽使人不覺也自北自南

其往來或從他處猶可也乃過我門而不入何能不怨而怒之耶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謂爾安然而徐行乎則常如急遽而不暇休息也爾果急迫而不暇乎則又能休息而脂其車軸也誠能一過於我則我心亦少慰矣云何不至而使我瞻望乎盱者張目望之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爾還而過我則我心和易若還而不入則爾心固莫知矣何不一來而安我心乎祇者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樂器以土爲之而捧以吹之者壎也以竹爲之而闕吹者篪也壎大如鵝子又如秤錘上平闕底而六孔

篪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七孔又一孔上出凡八孔伯仲兄弟也同僚亦如兄弟故當和順如壎篪之相應和及爾如貫者又如繩之貫物必相連屬我之心如是而爾乃不相顧是誠不知我也苟謂我心不然則請出犬豕雞三物而歃血以盟詛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謂之短狐江淮水中有之能含沙射水中人影其

人輙病而不見其形也言爾為鬼為蜮則不得而見矣然爾乃人也豈終不可見哉靦者見人惶愧之意爾之見人未免惶愧相見之日無窮極何可如是哉故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情反言其相背側言其不正也

巷伯

時有遭讒而被宫刑為巷伯者作此詩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萋兮斐兮如織成小文也貝錦織錦而成貝文也貝者海中介蟲背有文采如錦言人本無罪而讒者巧言飾成其罪如織錦而成文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讒人之言無所畏忌哆然侈然而張其口如南箕之狀箕四星二為舌而廣二為踵而狹有箕之象故張口者如之誰適與謀適者主也言不知誰為謀主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言之緝緝則相續而不已翩翩則不謹闕
於是戒之曰當慎爾之言毋數譖毀人譖毀過甚闕
有闕而不信爾言矣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言之捷捷者辯巧也幡幡者反覆也然王之未察則
固聽受之矣或其既察則又將加罪於爾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驕人者邪人也勞人者正人也邪人而曰好好常歡

樂也正人而曰草草常憂苦也於是呼天而訴之曰天監此邪人之歡樂何不憫此正人之勞苦乎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譏人者投之豺虎不食也投之北方寒凉之地不受也唯當投之昊天覬天誅之爾此深疾之之辭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者楊樹在園之樊籬也園之外有道道卑而園高云猗於畝丘者猗之言加也丘即園也以丘之高而加於道之卑也因之以起興自言其作此詩者凡諸君子皆當敬聽人雖賤而言有益不可忽也楊氏曰寺人微者而親近於王亦遭讒譖則疏遠可知也葢孟子本寺人而遭讒非讒而後盡刑楊氏之言或然

谷風

朋友相怨之詩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三章皆興也東風習習然而和調則雨亦隨之矣我與爾當患難之時且恐且懼同心同力今且安且樂矣乃易心改常而相棄何其不念疇昔乎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頹風風之焚輪者葢暴風從上而下也寘予于懷親之愛之以寘懷抱間也棄予如遺忘之不復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風驟而廣被山峻而難越草死而不發木萎而未萌乃時方艱難之象也當此之時我固有德於爾矣今乃忘我之大德思我之小怨何哉

蓼莪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蓼者言莪之長大也莪生田澤漸濡之處葉似邪蒿而細莖可生食頗似蔞蒿蒿者蓬蒿也以莪為比言子幼時父母愛之如莪之美也以蒿為比言子既長父母不得其養如蒿之賤也然此乃子之自責非真不賢也又言父母鞠子之勞而不得其養以死故哀痛之甚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

親不逮為子者以是而思之能無悲乎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者牡菣也三月生七月華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其莖雖可食不如莪之尤美勞瘁猶劬勞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罍酒尊也其文象雲雷缾資罍中之酒故缾之既盡罍無酒注之乃罍之恥也父母賴子之養故子不能

養使父母乏甘旨乃子之恥也鮮民猶鰥民也鰥民無家父母缺養自言生不如死傷痛之甚也既失其養矣故出則皇皇心銜憂恤入則不見二親如無所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徳昊天罔極

賦也父母之於子既生之則鞠之謂乳哺也又拊循之謂愛惜也又畜養之謂飼之以食也又長之育之

謂常加保護也又顧之復之謂行坐與俱也出入又
腹之謂抱之於懷也父母之恩勤如是譬天之生物
大德無窮將何以報之乎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則烈烈而高大也飄風則發發而迅疾也民莫
不善而我何獨蒙患害乎觀此言則其不得終養亦
以役使不均而久勞於外與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律猶卒嵂弗弗猶嘘拂不卒傷不得終養也

大東

舊序曰東國困於役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饛者盛食之滿也簋者黍闕器外闕

熟食也有捄棘匕捄曲闕者取闕

之具盖以柞木為匕柄曲闕之起也周道

者適周之路也路如砥之闕
以履行賤如小人所以瞻視闕
也闕　出涕困於徭役而闕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小東大東東方小大六國也杼柚其空言民供布闕
袖之受經今已皆空無以應上之求也
闕
意以葛屨履霜見資之乏而行之苦也

闕

輕薄不耐勞苦也公子貴人而行周行無騎乘

闕

来於道使我心疚闕之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闕

也有冽氿泉泉側出而闕烈者也無浸穫薪不可

以泉而浸薪也薪無闕

之理過勞之則病矣闕

昔寢之既寤而

嘆者哀我之勞也又曰薪闕

民既勞則宜使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東人之子皆貧故專放闕之西人之子皆富故衣服粲粲無不闕操舟者賤人也而以熊羆之皮為裘其私人之子皂隷也而試職百僚以得禄以東人之困苦視西人之得意能無怨憤乎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闕 東人遺之以酒西人輕視之不如水漿也鞙鞙

闕 佩玉也東人遺之以佩玉西人亦輕之不

闕 維天之有河漢能監照而光耀跂望織女

闕 星終日更七次庶能成文章以報我言困窮之甚

闕 所輕賤惟應天能憫我也襄者駕也從旦至暮更

闕 辰而織女每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織女星取織為義織則有文故又言文章闕則有辭故又言報章然織女雖七襄終不能成報章也又言睆然而明者牽牛星也牛本可駕車而牽牛徒有其名不能服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啓明在東先日而出長庚在西後日而出盖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但金大水小故獨言金星爾天畢星如掩兎

之畢而有曲柄捄者曲貌載施之行言徒在衆星之行列也織女牽牛既無益於我啓明長庚天畢又皆不能照我人不見憫惟賴於天言至於是天亦無如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箕四星前二星濶後二星狹如箕之狀斗七星四星爲_闕三星爲柄南之有箕不可以簸揚糠粃北之有

斗不可以挹酌酒漿猶但見其不相助而已然又謂箕之翕其舌則反若有所吞噬斗柄之西揭則反若挹取於東是非惟不能助我又若助西人之肆害矣

此篇敘闕 言王政之失而言天之不見憫是

蓋怨而闕 如是人衆勝天惟當安受以待之

之定而闕

四月

遭亂自傷之詩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興也四月闕　夏正言之今之四月六月闕

窮困歸咎闕　亦常人之情爾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秋氣慘淒百草皆病以興遭亂困悴而無所闕

家語作奚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冬之日則寒氣栗烈風之飄則寒聲奮發當是之時

得意者莫不善言其樂也而我之失意者何獨病乎
山有嘉卉候栗候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卉者草木之總名也惟栗惟梅各遂其生而我之廢
棄乃爲人所殘賊孰爲尤乎尤者罪自外至也雖知
其人亦言莫知乃懼禍之意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觀泉水有時而清有時而濁其濁者可以復清也而
我之禍患構結日復一日何時而能善乎穀之爲善

安樂之意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言江漢之水滔滔不息為南國之紀紀者網上之繩綱大而紀小総之為綱周之為紀周者周其四圍也南國以江漢二水為界謂江漢在外而經界包絡之也我為王臣盡其勞瘁亦猶江漢之包絡南土而王不我知視有如無廢棄不恤若之何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鶉者鵰也鳶似鴟而小亦鷙鳥鱣鮪皆大魚也言鶉之與鳶則飛而至於天矣我非鶉鳶何能至天乎鱣之與鮪則深入於淵矣我非鱣鮪何能入淵乎皆言無所避禍之意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蕨薇相似蕨美可食薇有芒味苦杞謂之枸檵桋謂之赤棘託興於蕨薇杞桋言物各得所而我獨不然故作歌以告於朋友見悲哀之意也

詩演義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演義卷十三至十五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鄒士泳

詩演義卷十三

明　梁寅　撰

北山之什

北山

大夫行役而作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六章皆賦也杞者枸杞闕也春可羡而微苦偕偕强壯貌又並行也大夫而曰士子謙辭也朝夕從事亦已勞矣然王事不堅固有不得已者但欲歸不得憂父母之缺養爾夫忠孝非一道既從王事者忠也而孝亦在是矣若食君之禄不能共職雖云能孝而忠之未盡即孝之未盡記曰涖官不敬非孝也是則臣之盡忠即所以為孝矣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

溥廣大也率循也極天下之廣皆王之土也循四海之濱皆王之臣也大臣之秉朝政者心不均平何獨以我為賢而獨從事乎王政不平權臣擅命奸諛得志享有利祿正直見踈獨當勤苦大率多如是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四馬則彭彭然不得息也王事則傍傍然不能已也

鮮者少有也將者能壯也旅與膂同有力也嘉我之未老而少有其比且方强壯膂力之剛足任經營葢權臣之踈忌賢者而擠之于外往往從之于君前而實擯棄之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此下三章極言不均之失燕燕息偃樂之甚也盡瘁不已苦之甚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不知叫號深居也慘慘劬勞憂苦也棲遲偃仰自適也王事鞅掌失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湛樂飲酒淫酖也慘慘畏咎恐懼也出入風議見聽信也靡事不爲無少暇也

無將大車

行役勞苦憂思而作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三章皆興也大車者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葢曰彼乘車者駟馬髙葢從容安適而以牛牽車則負重致遠徒在塵中而勞困我之行役亦徒困苦故曰無思百憂之多端則病愈甚矣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冥冥者塵之多而昏也熲者心之小明也言百憂之多且勿思之思之不置則憧憧往來常在于心無時而已是之謂不出于熲若是則必為幽憂之疾不如

不思之為愈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雝者塵之擁蔽也重者積累之意言思之重複而不止是乃不正之思牽引無窮當忘之可也

小明

大夫西征未得歸而賦之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

五章皆賦也首言天道甚明無不照臨而不能闕之勞苦至於艽野言西行至艽野之地見其法闕月初吉載離寒暑闕者則也以夏正二月朔日闕歷寒與暑見其久也心之憂矣其毒大苦言心闕受害甚苦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共人者僚友也僚友之處者得以自安而我獨久役是以涕泣也是詩亦以役使不均而不敢深怨他人故其辭如是豈不懷歸畏

此罪罟言獲罪則如入罔羅之中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日月方除者除舊而更新也其闕行以二月朔是日與月俱更也我事孔庶以一人而任衆事之多也憚我不暇憚者勞也以衆事勞我而不得休息也睠睠懷顧言僚友皆安處而我睠睠焉懷之顧之蓋歆羡

其無憂也譴怒者罪責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日月方奥言是月是日時方和暖也政事愈蹙事之未集則使人督促故益以蹙急也采蕭穫菽蕭者蒿也以之代薪菽者豆也以之給食見其窘乏也自貽伊戚言時不可仕而仕足自遺此憂戚也興言出宿

言起而出宿于外也畏此反覆言朝廷之刑賞無定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此闕風喻其僚友也嗟嘆而言爾在位之君子無以安處爲常也靖共爾位言爾之居位當安靖國家而恪共其職也正直是與言唯當以正直行之不可偏私也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言能靖共正直則神亦聽順

於爾而以穀禄與爾矣盖忠勤而膺福禄乃理之自然鬼神者害盈而福謙故順道而吉從逆而凶為人臣者所當致思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安息者避事而休息於家也好是正直既能好正直則必惡偏私矣介景皆大也介爾景福者猶曰大其大福也

鼓鐘

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四章皆賦也鼓鐘之音將將然於淮水之上水亦湯湯然而沸騰鐘聲與濤相應而皆無已時故聞者憂而傷之懷古之善人君子而信不能忘也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回者邪也

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鼛者大鼓故曰伐鼛言用力擊之也鼛長一丈二尺所以役衆欲其聲大而遠聞也宴樂用之荒淫甚矣淮有三洲水落而洲出見其久也憂心且妯妯者動也爲之心動而傷感也其德不猶言今人之德不如古人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欽欽鐘聲也鼓瑟鼓琴瑟與琴並奏也笙磬同音笙以竹磬以石本難諧和言同音則諧和矣以雅以南樂奏二雅二南也以籥不僭言用籥舞而不僭亂也有樂必有舞其樂也因先王之樂其舞亦先王之舞然非用之宗廟朝廷則亦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而已

闕 周之西都去淮上甚遠幽王雖無道未嘗廵遊不應遠至淮上且流連之久序說恐未必然也

楚茨

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此詩所以
述其事也　傳曰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
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舊序以其在變雅
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
者序皆失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
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
以侑以介景福

六章皆賦也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言其田本皆荒蕪有楚楚然茂盛之蒺藜今用力開墾乃抽除其棘棘者芀也即蒺藜也自昔何為我藝黍稷言其初開墾者將何為哉我於是而藝黍稷而我黍與與我稷翼翼言其皆茂盛也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言藏之倉中者既滿又積之空屋之下者曰庾其數之多至於十萬也以為酒食以享以祀言祭先祖也以妥以侑妥安也侑勸也凡祭必有尸如祀先則筮族人之子為

尸男子以象祖女子以象妣至則奏樂迎之使處神坐主人主婦拜以安之既安之而奠薦祝入又勸之以飲食欲其醉飽也以介景福介大也又助也景亦大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言進退升降之有儀也絜爾牛羊所用之

牲皆肥腯而無瘦疾也以往烝嘗烝冬祭禮最盛嘗秋祭禮次於烝不言春祠夏禴其時物未備故但以其備者言之也或剝或亨亨作烹古通用剝者解剝之烹者煑也或肆或將先陳列於前至於禮行而奉以進之也祝祭於祊祊者求神於廟門之傍禮䟽云祊有二義一正祭時既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内二是明日繹祭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房氏曰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明日又祭謂之繹葢祊者未知神

所在故祭之正坐又索之門外孝子事死如生唯恐
神之未饗既求之内又求之外今日既祭明日又祭
庶其享之心之切誠之至也祀事孔明言祭於祊者
見其祀事之甚明而禮無不盡也先祖是皇皇者大
也君也所以尊之也神保是饗神保者尸之嘉號猶
楚辭之稱靈保是饗者言其必享所以親之也孝孫
有慶言神享其祭乃福慶之所集也報以介福祭者
人之感乎神福者神之報乎人萬壽無疆然後能享

其福也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執爨踖踖言當祭時在神厨之中皆踖踖然敬之至也為俎孔碩俎所以載牲體者碩大也或燔或炙燔者焼肉炙者炙肝皆以從獻也君婦莫莫為主婦者莫莫然清靜而敬至也為豆孔庶豆所以盛庶羞内羞

俎之大者主人獻之豆之多者主婦獻之也為賓為客賓客一耳互言之者便文也獻酬交錯主人飲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飲賓曰酧交錯者往來之闕禮儀卒度言行禮至終皆合法度也笑語卒獲雖笑語而得其宜也神保是格格者至也萬壽攸酢亦報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

我孔熯矣熯者竭也乾也乃竭力之意式禮莫愆行禮無過差也工祝致告善其事曰工闕人善其事則曰工祝致告者傳神意以告主也徂賚孝孫徂往也賚予也言自茲以往予爾以多福也苾芬孝祀神嗜飲食言爾之享祀芳潔故神嗜之而歆享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卜者予也禮闕云闕也闕来者之心也言予爾以福如卜之赴人意也如幾者其来如期

如式者其多如法既齊者整齊既稷者疾速禮以整齊而疾速為敬也既匡者端正既敕者戒謹能端正而戒謹則無一事之敢忽也永錫爾極時萬時億錫予也極至也孝子之齊稷匡敕為莊敬之至則神之報以福者亦盛多之至矣神之福者有曰多福矣有曰百福矣今又曰時萬焉曰時億焉乃多之極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

禮儀既備奠薦之後禮備而將終也鐘鼓既戒樂之已闋也孝孫徂位祭畢而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工祝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神具醉止言神享其祭故皆醉也言具者若祖若妣非一人之辭也皇尸載起皇者大而尊也敬尸所以敬祖考故美其稱鼓鐘送尸尸出入則樂奏肆夏也神保聿歸聿者遂也鬼神無形與聲故尸

以象之言其醉也其起也其歸也見尸如見親之生存也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凡徹祭器諸宰當親之君婦當涖之不遲者以疾為敬也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諸父者伯父叔父也兄弟者親兄弟及羣從兄弟也賔客則歸其俎尊之也諸父兄弟則皆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親之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樂具入奏以綏後禄具者備也祭既樂備故祭畢而燕樂亦備也當祭之時神錫以福禄矣故以燕之受禄為後禄而樂之具奏所以安樂之也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將者進也殽之既進豐厚嘉美其與燕者無有怨尤莫不懽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小大皆拜以謝也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稱美其祭之獲福且壽也其曰君者公卿有田禄故稱君也孔惠孔時維其盡

之甚順則不拂神意甚時則不至怠慢此禮之所以無不盡也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替者廢也引者引而伸之也願其子孫不至廢禮而繼續行之又勸勉之至也此章言公卿致力於民者盡故致力於神者詳蓋先能力田以致豐富然後能奉祭以致誠敬也

信南山

為力農奉祭而作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

六章皆賦也信彼南山言誠哉終南山之下有闕

利之美也維禹甸之言地之墾闢自禹而始故闕

之人得以播種必言禹者歸功前聖不忘本也畇畇

原隰言高平之原下濕之隰無不墾治畇畇而闕

齊也曾孫田之曾孫主祭者之稱也自孫以下皆闕

稱焉我疆我理疆者為之大界理者定其溝涂言我

者疆之理之皆由於己見其有祿位而能勤於農事

也南東其畝言順其畝言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一畝者徑一步長百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一步也程子曰古者百畝止當今之四十一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同雲者將雪而雲同一色也益之以霢霂者既雪而又小雨則土壤浸潤也優者有餘渥者浹洽霑者霑

漬足者無久皆浸潤之意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

考萬年

疆界也場畔也翼翼整飭也彧彧茂盛也畀我尸賓

以酒食獻於祭祀之尸與助祭之賓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

天之祜

中田有廬盖一井之田中百畝為公田闕　中以二

十畞為八家之廬舍古者市井之民即耕稼之民故一畞半為廬在田耕作之時居之二畞半為宅在邑收穫之後居之疆場有瓜於田畔種瓜也是剥是菹以瓜剥削之而淹以為菹菹者酢菜也曰壽考曰受祜皆祀頌之辭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清酒者清潔之酒騂牡牲之赤色而為闕壯也騂者

周所尚牲者禮所重也鸞刀者刀之有環其聲如車上之鸞鈴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膋者腸間脂祭禮先以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所謂求神於陰也既迎牲主人親執鸞刀以啓毛取膋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使臭陽達於墻屋所謂求神於陽也蓋䰟者陽也神也氣也魄者陰也精也形也人死䰟氣歸於天體魄降於地祭求諸陰陽者以此然陰陽皆有神故又曰䰟陽神

也魄陰神也又曰魂者陽之靈魄者陰之靈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不言三時之祭而獨言烝以冬祭之禮尤盛也

甫田

公卿力農以奉方社田祖之祭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四章皆賦也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倬者大而明也大田曰甫田非如南方水田丘有大小蓋謂一成之田爾十千者萬畝之入也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萬畝為公田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取其陳粟以自昔多豐年故陳陳相因也或耘或耔耘者除草耔者雝本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甽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於上稍耨壠草因壝其土以附苗根壠盡甽平則根深而耐風與旱也攸介攸止烝我

髦士介者大也言於大衆聚止之處進其髦士而闕勞之葢古者士出於農故農家之子有俊秀者則闕勞之且將進之使入學以為邦家之用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齊明之齊與粢同曲禮稷曰明粢牲有牛羊豕三者此犧羊則犧即牛與豕也以社以方社者祭后土以勾龍配闕仲春仲秋凡二祭也方者秋祭四方報成

闕　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言我之公田所以善而
獲黍稷之多者皆賴農夫之福慶也公田已之所有
而歸功於民見上下之交相親愛也以介我稷黍介
者助也稷黍之多乃神之助也以穀我士女穀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闕公闕而言止語辭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畝饁
者野饋也以飯餉農也田畯至喜言田官至而喜農

之勤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田畯攘取所餉之食嘗其孰闕　惡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易者治也既耘且耔其長竟畝知其終之收成可必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言上愛其下下忠於上故上之不怒者視民如子也下之克敏者如子趨父之事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如茨如梁言稼穡之多如茅之覆屋而容比如橋之

拱起而穹隆如坻如京言倉庾之盈如洲嶋之廣大如丘陵之坡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曰乃求者今未能如是也願其將來如是爾千斯倉以倉貯之則倉以千計也萬斯箱以車箱載之則箱以萬計也前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又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其賴民之力惟其藏之於心者深是以形之於辭者數也萬壽無疆此公卿願民之壽也古者祝頌之辭上下通稱無尊卑之異

大田

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四章皆賦也大田與甫田無異義既種者於今歲之冬而具來歲之種也既戒者戒來歲之事如脩田器糞田疇是也既備乃事以我覃耜言事既豫辦則以覃耜而耕覃者利也器用利則功易就也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假載者始事也播者種之也穀言百者言種之多爾非拘拘於百也既庭且碩曾孫是若庭者直上苗之秀也碩者叢大苗之茂也若順也有以順曾孫之意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既方既皁方者房也稃甲始生而未合之時也皁者已為穀而但有其房未至堅實也不稂不莠稂者童

粱莠者似苗而無實皆害苗之草也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四者皆害苗之蟲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無害我田穉穉者幼禾也禾未實則恐蟲為害既實則無蟲矣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言田祖有神則為我秉執此蟲付之炎火之中而殺之也

語意與惡譏人而欲投畀豺虎相似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有渰萋萋渰者雲興之貌萋萋雲之盛也興雨祁祁雨祁祁然徐而且久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喜雨之辭先公田後私田忠愛其上也彼有不穫穉穉者幼禾後熟年豐稼多其後熟者棄而不穫之也此有不斂穧穧者束也或既刈之不及斂束亦棄之者也彼有遺秉秉者把也既束之矣而或遺之不及擔負亦不以為意也此有滯穗穗之脫落則留滯田中也凡此四者皆不取非暴殄天物也寡婦不耕令得以

取之以惠及鰥寡之意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田畯既督農事矣而曾孫亦且來視之當時公卿之留意農事者如此來方禋祀禋者精意以享也曾孫之來非止觀稼蓋方將行禋祀之禮曰社曰四方曰田祖皆當禋祀者也以其騂黑蓋祭之用騂雖周人所尚而用牲之多則雜色亦可非必皆騂也故黑牲

亦用之以介景福農夫以是祝主祭之君也

瞻彼洛矣

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諸侯美天子而作是詩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三章皆賦也洛水在東都之旁泱泱者水之深廣也

洛邑為天下之中於是而朝會則四方之道里既均

而侯邦之治亂易察也故天子至是所以慰遐邇之望而係海内之心焉福禄如茨言福禄之多如茅茨之積也靺韐有奭以作六師靺韐戎服也靺者以蒨草染皮為赤蒨亦作茜又謂之茅蒐韐者合赤皮為之謂之韠蓋蔽膝而缺四角奭者赤之色也天子至是以起六軍故見士之靺韐有奭則知將用師於四方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

其家室

鞞者佩刀之鞞今之刀鞘也琫者刀鞘之上飾謂飾其首也珌者刀鞘之下飾謂飾其足也此亦戎服之飾説詩者以此句連上文君子至止遂謂天子亦戎服恐誤葢言天子至是而士皆戎服也夫天子討而不伐有征無戰在衰世之主或躬親戎服盛世之主豈必如是乎保其家室言王之張皇六師則四海寧壹而王室常安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福禄既同言天子與臣庶同其福禄也家邦國家也

裳裳者華

天子美諸侯之辭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前三章興也裳裳者華重氏云古本作常常謂常棣

也華即䔢也其葉湑兮葉茂盛貌我覯之子我心寫兮言見此子則心舒寫也是以有譽處兮言有聲譽而安處美其德之辭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芸其黃矣言芸芸然而黃也老子曰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有章者有文章也惟其内之德美故外有文章而亦且獲其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或黄或白華有黄白二種也言其車馬之盛以其有德而稱是車馬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而事事皆善也以右之則無所不有而事事無缺也此所謂取諸左

右逢其原也所以然者惟其有之於内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有之於内即所謂君子深造之以道而自得之者也

詩演義卷十三

詩演義卷十四

明 梁寅 撰

桑扈之什

桑扈

天子燕諸侯之詩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祐

興也交交者飛往來貌桑扈名竊脂也桑扈以其春

鳴桑間勸蠶事也有鶯其羽言羽之鮮明鶯然有文彩也胥者語辭祜者福也言諸侯來朝者有樂易之德是以膺福慶於天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者頸也屏者蔽也大邦為方伯乃小國之屏蔽也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賦也翰者幹也當墻兩邊而障土者也築墻必以版夾土而幹者版之所依也百辟為憲諸侯以為法也

不戢不難戢者斂束也難者以為難而畏慎也斂束則不敢縱畏慎則不敢忽受福不那那者多也此二句之意蓋曰大邦為人之法者豈不自斂束乎豈不以為難而畏慎乎能如是則其受福也豈不衆多乎有是德則宜有是福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以野牛角為爵也觩者上曲貌旨酒思柔思者語辭柔者和也酒以和柔為美也彼交匪敖萬

福来求人於交際謙而不敎非為求福也而福自求我矣江海之長於百川者以其能下也此謙而受益者也喬木之少枝葉者以其上竦也此滿而招損者也天子戒諸侯而欲其以謙受福見忠厚之心矣

鴛鴦

諸侯以荅桑扈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之

四章皆興也鴛鴦匹鳥也畢者小罔而長柄羅亦罔

也君子萬年祝王之壽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梁者漁梁石之絶水者戢者歛也二鳥並栖歛其左翼以相依於内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也遐福者福之久遠也

乗馬在廏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禄艾之

乗馬者駕車之馬也一車四馬謂之一乗摧之摧與剉同謂斬芻也秣之以芻食馬也艾者養也安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綏安也享福祿而康寧也

頍弁

燕兄弟親戚之詩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比也有頍者弁實維伊何頍者舉首之貌

弁者冠也以皮為之曰皮弁言戴弁而頍然者為何人乎若設問而下乃荅之也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爾者歌工指主人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言戴弁者非他人乃兄弟骨肉之親也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此則興而比也施者延也蔦謂之寄生草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黒甜美陶弘景云生桑上者名桑寄生亦有生楊及楓上者各隨樹名之女蘿兎絲也陸佃云在木上者為女蘿在草者為兎絲傳云在草者黄赤

如金此言骨肉之纏綿依附如蔦與女蘿蔓延松柏之上當相厚而不可薄也憂心奕奕心憂無所薄也未見而憂既見而喜天倫之厚出於至情非矯為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爾殽既時言為時物也怲怲憂之盛滿也庶幾有臧臧者善也猶言彼此

相得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者諸母姑姊妹妻族也謂我為舅者我謂之甥謂我為甥者我謂之舅雪霰者將大雨雪必先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

至則將死之徵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言人之既老死期將至相見能幾也

車舝

燕樂新昏之詩也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賦也閒關設車舝聲也舝與轄同以金為之所以鍵輪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思孌季女逝兮言思彼孌美

之季女而以車往迎之也匪飢匪渴德音來括言非為飢也非為渴也但悅女之德音是以迎之爾括者會合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言昏禮從宜雖無嘉賓亦當設宴以盡歡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興也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言依於平林而集止者乃雉也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辰者時也言以時而行如

彼碩女者欲其以令德來教諸婦爾式燕且譽好爾無射言與燕樂且有令譽而好之無有厭斁也

雖無㫖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酒以為人合歡而已故雖無美酒但有酒而飲亦庶幾可以合歡矣殽所以養賢故雖無嘉殽但有殽可以為饌庶幾可使賢者淹留矣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有敬賓之心則無德而有歌有舞為賓者亦可

以歡樂矣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
心寫兮
興也析薪必以斧而柞薪文理盤錯非利斧無以析
之柞之葉湑然而盛是未能析之也鮮我覯爾鮮少
也女之少有而我得見之不至如析柞薪之難我心
固已舒寫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

慰我心

輿也高山仰止山之至高則可瞻仰也景行行止行路之大則可遵而行之也四牡騑騑馬之衆多而行速也六轡如琴轡之柔然而調和也馬服御良行親迎之禮見孌美之女斯足以慰悅我心矣

青蠅

刺聽讒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三章皆興而比也營營往來之貌樊者籬也青蠅汙穢之物能變亂白黑故以比讒邪小人而因之以起興言豈弟之君子一以其言闕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棘蔓之有刺者罔極者其讒巧無窮極也四國者四方之國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榛者小樹又與蓁同則蔓草也構我二人有為而闕

賓之初筵

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五章皆賦也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初筵初即席也秩

秩有序也籩豆有楚殽核維旅籩者織竹為之面徑尺柄亦尺容四升豆者鏇木為之製與籩同亦容四升楚者行列貌殽者豆實脯醢之類核者籩實棗栗之類旅者陳列之多也酒既和旨飲酒孔偕言酒味和美飲者齊一不亂也鐘鼓既設舉醻逸逸言設鐘鼓者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于下以避射位也舉者主人舉酒獻賓醻者賓既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醻賓也逸逸者禮行有序也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大侯者君之侯也抗者張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丹地畫以雲氣周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鵠者所射處也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其制身夾中个夾身中即鵠也身即躬也个即左右舌也侯上廣下狹象人之張臂八尺張足六尺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

命弟子脱束遂繫左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凡射擇善射者二人為一耦三耦之外各自取匹為衆耦獻爾發功謂奏爾發矢之功蓋以中者白之於君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言發矢而欲中的乃求罰其不中者祈求也爵者豐上之觶其受四升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

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籥舞者文舞也武舞用干戚文武用羽籥也烝衎烈
祖言樂進以娛樂於烈祖而禮亦無不備也洽者合
也百禮者禮儀之多也百禮既至言多而盡善也有
壬者大之至有林者盛之至錫爾純嘏爾者指主祭
之人純嘏大福也子孫其湛言大福之集其身既樂
而子孫亦樂也各奏爾能言子孫各酌而獻尸尸酢
而卒爵也賓載手仇室人入又仇作斛挹也酌也賓

以酒載之於觴手自酌之而室人復加爵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又者又酌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康者安也酒所以安體也奏進也以時物進之也

賔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設燕之初皆温温然而恭敬其威儀則反反而顧禮及其既醉也幡幡然輕舉於是有舍其坐席遷易無

常至於僊僊然而屢舞矣抑抑者慎密猶反反也怭
怭者媟慢猶幡幡也是則既醉之後顛倒悖謬罔莫
知禮之秩序矣

賔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既醉則呼號讙呶至於亂其籩豆而舞僛僛然矣僛
僛傾側之狀郵與尤通言過失也醉者它人視之醜

態可耻而其人不自知其過也傾側其弁俄而不正屢舞傞傞不能自止皆醉之醜態也若既醉而出乃將之以徳可以並受其福矣醉而不出則樂酒無厭而自戕伐其徳矣惟能飲不亂性乃為有其令儀也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飲酒失禮則沚以官法故立之監以糾之立之史以

佐之燕禮所謂司正是也式勿從謂式勿者戒其不可如此也從謂者當從而明告之也告之之辭蓋曰爾之非所當言者勿言非所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罰爾使出童羖矣童羖羊之無角者然羊必有角使出所無之物以恐之也又言飲者過三爵即昏然無所記憶矧敢又多飲乎武公之戒飲即文王誥教殷民之意蓋其愛人以德欲使人皆免於酒禍也

魚藻

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三章皆興也藻者水草有頒其首魚之大頭也其意蓋曰魚之所在在於藻也而其首頒然於水上則樂而自適矣王之所在在於鎬也而與同宴能豈曰樂則君臣俱相得矣豈愷通說文云康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者尾長貌豈樂樂豈無異義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有那其居言得其所而安也

采菽

天子所以答魚藻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興也君子諸侯也何錫予之見其愛敬殷勤惟恐無以副其意也路車乘馬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

姓也又何予之見其贈予之意猶以為未盡也玄衮及黼玄衣而畫以衮龍及繡黼之裳也王者親禮諸侯而賞賚優厚有如此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觱沸者泉涌出之貌檻作檻檻泉泉之正出者言觀其旂望其旂而喜其至也淠淠旂之飛動也嘒嘒車上鸞鈴之聲也載驂載駟四馬之駕車者兩傍為驂并

其中爲駟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

赤芾在股以赤皮爲蔽膝而掩其股也邪幅在下即今之行縢以之纒束其脛也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諸侯上交天子急於述職不敢紓緩宜天子之所予也天子命之賜以命服也福禄申之言福禄稠疊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之枝葉蓬蓬然而茂以興諸侯之賢賴之以鎮安邦國也平平左右言諸侯之從行者平平然辯治皆有才幹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紼謂之繂纚謂之筰皆以竹篾為大索以繫舟者維繫也天子葵之葵度也度量諸侯之賢者而倚賴之

也福祿腍之言厚之以福祿也優哉游哉閒暇之意
戾者至也閒暇來朝非會同也

角弓

刺王不親九族寵信讒佞致宗族之相怨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興也凡造弓以檿柘爲幹輔之以角束之以筋粘之
以膠然后絲纏之而加之以漆焉曰角弓者弓之堅
固尤在於角也騂騂者調和也翩其反矣弓之弛也

凡弓張之則內向弛之則外反故以與兄弟但宜親而不宜疎遠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上之所行下之所效為善為惡莫不皆然故諷王曰爾遠於兄弟昏姻下民莫不如是矣爾教民以薄情下民莫不傚效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此令善之兄弟能相好相讓故綽綽然有餘裕彼不

善之兄弟乃相嫉相競故弟譊兄則兄病兄譊弟則弟病是之謂交相為瘉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無良者不善也相怨一方各執一偏以為言也如兄但見弟之非而不知己之非於弟亦然故其受爵也相嫉而不相讓則彼失其爵而我亦且失之矣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比也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則是不能量力不知

後之不勝任也又如食之多則宜飽矣而猶食之不已如酌之多則宜止矣而猶取之無足以喻其貪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㣲猷小人與屬

比也猱者獮猴本善升木而又教之則其捷速愈甚矣塗者以泥塗墻壁泥之已竟而又以泥附之則不勝其重矣以比小人本薄於骨肉而王又教之其薄情益甚也為人上者民所視傚故君子有美道而遠讒閒之言施親戚之恩則小人者咸附屬於君子而

薄俗可革矣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比也雪之瀌瀌然而盛及見日則消矣以比讒邪之言倘遇明者當自消沮今王信讒不自貶下而遺棄之乃居然自若長其驕慢若之何哉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雪之浮浮然著於草木之上見日則如水之流矣而王之信讒悖戾冥頑如南方之蠻如西夷之髦爲

善人者安得而不憂之乎

菀柳

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三章皆興也言柳之菀然而盛豈不庶幾止息其下乎因以起興言天子在上諸侯豈不欲朝事之但以王甚威靈朝之則反逢其怒也上帝甚蹈傳據戰國

策作上帝甚神不敢斥言王故以帝之威靈言之若作上帝甚蹈則蹈當為蹈厲之蹈乃暴厲之意也無自暱焉言不可親近之也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言使我安靖王室而往朝之後必反責備於我矣極者猶窮也加之罪而使之窮困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愒亦息也瘵者病也言朝王則反為病邁者過也求

之太過而責之深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鳥飛而近天過于高也言彼人者不敢斥王故為隱辭言其心過高所求無厭將何所至乎又言我何能安靖之設欲安靖之則徒受其凶暴之害也居猶言徒然也矜者驕肆也

詩演義卷十四

詩演義卷十五

明　梁寅　撰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故作是詩以稱美之也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

五章皆賦也彼都人士盛時都邑之士也狐裘黄黄服之盛也其容不改有常度也出言有章非法不道也行歸於周行必忠信也萬民所望爲民所視傚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臺笠緇撮以草爲笠而緇布爲冠以撮其髻也彼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綢直如髮爲假髻而稠密正直

如已之美髮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充耳琇實以美石為瑱帶之耳上也謂之尹吉人以為如尹氏吉氏之女也蓋尹氏吉氏乃當時貴族如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周有姞姓國吉氏恐即姞氏

苑結言憂思鬱結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

從之邁

垂帶而厲帶之下垂也謂之厲者大帶而有緣飾也

卷髮如蠆蠆言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爲飾

也舊注云蠆者螫蟲其末揵然如婦人髮末上曲言

從之邁謂得見則從之以行矣愛慕之甚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

何盱矣

言帶之下垂非故欲垂之也蓋其帶自有餘耳髮之

卷然而上曲非故欲曲之也蓋其髮之如旟而揚起而自上曲耳盱者張目遠望惟其愛之至是以望之切也然愛其士女以士行之善也非徒愛其服飾之盛也以女德之美也非徒愛其容貌之麗也是豈國風男女私相悅慕之比乎

采綠

婦人思其君子而作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四章皆賦也終朝自旦至食時也綠者生芻也本草云藍草也可以染子髮局曲髮不膏沐則卷曲蓬鬆猶言首如飛蓬也言歸沐則思其君子不復采綠矣然此亦人倫之常性情之正非比於淫昵之私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襜蔽膝也有前無後曰襜褕者前後俱有其制也以五日為期至六日而不見其歸怪其過期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君子之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為之韔其弓韔者弓衣也既射而藏弓也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綸者理絲也合絲以為繩也親愛君子以順為正蓋如此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釣之所得非必皆魴鱮美言之爾

黍苗

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其從行之徒作是詩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芃芃然黍苗之盛則唯陰雨能膏潤之民徒衆遠行而勞苦則唯召伯能慰勞之王道之盛大臣之賢徒衆樂從無怨無惡於是可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此下皆賦也任者負重也輦者以人輓車也車者以大車載物也牛者以駕大車也既集功已就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者步行御者乘車師者二千五百人旅者五百人歸處者城畢則可以歸而安處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肅肅嚴正也功者工役也言肅肅然謝邑之城乃名伯之所營也營謂董治其事也烈烈威武也言烈烈然征行之師旅乃名伯之所成也成謂御衆之有法也前二章言在道之時此章則言城之既畢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言築城之後又能治其水土也原隰既平土之治也泉流既清水之治也土之治如墾闢其荒蕪疆理其田畆是已水之治如陂池之修築水利之疏通是已名伯之有成功者治軍御衆則恩威並用體國經野則規度咸宜故申伯居之安是即王心之安也申伯為王之元舅親親之恩所宜優渥名伯既承王命恪共其事徒衆之稱美者乃所以著名伯之忠勤而見天子之所倚重也

隰桑

喜見君子之詩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前三章興也下濕之地宜桑故其葉婀娜而美盛阿也難也皆言其條垂之狀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者葉之潤澤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者葉茂而黒色也德音孔膠聲聞之美常膠固之而不隕墜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之言何也言我之愛慕君子但藏之於心何不以告其人乎蓋藏之於心則無時而忘思之固結愈久不替若徒悦人以言則外之所敬有不如中之所存者矣

白華

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菅似茅而滑澤柔韌宜為索山間人謂之芒其華白菅之可取以用則以白茅束之見二物之相須為用也之子指幽王我者申后自謂言菅之與茅皆微物猶相須為用何王之遠棄我使我獨居無聊乎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言英英然輕明之白雲猶能澤潤於物如露而浥菅
茅之上今而國家中衰天運改常猶人之步履艱難
王乃不能圖謀善道而徇欲悖理何哉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滮池流水豬而為池者也北流者凡水出山之險者
多流於北也流水能溉田以養稻而王乃遠棄我故
或嘯以舒其憤懣或歌以宣其抑鬱而懷抱之傷損
乃為思念碩人而然也碩人者尊大之人亦謂幽王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乃薪之美者而樵採以歸乃不以烹飪煁者無釜之竈卬者我也烘者燎也我以桑薪燎之是為徒費可惜也王有正后而黜之故以是為比實勞我心思念之切而勞苦也

鼓鐘于宫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言我之黜人所共知如鼓鐘于宫而人皆聞聲矣念王之心懆懆憂勞而王之視我邈然不顧邁邁者行

而不顧之意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者禿鶖也魯都賦曰綠鶴葱鶖盖鶖之色青如葱也陸佃曰鶖狀如鶴而性貪惡鶖鶴皆以魚為食而鶖在漁梁則近以飽鶴在林中則遠以飢如褒姒親愛而正后疎遠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箋云鴛鴦戢左翼者右掩左也凡鳥宿右翼掩左為

雄左翼掩右爲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者亦以禮義相下而成家道此章言鴛鴦並宿雄服下雌今幽王尊嬖黜正由執德之不一惟欲是狥故曰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扁者卑也疧者病也言石之卑下則履之者亦卑下矣以比褒姒之不正則王寵愛之者亦不正矣故王之棄我使我心憂而至於病也此詩亦未必申后自

作蓋當時賢者作之爾

黄鳥

人有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作是詩也

緜蠻黄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三章皆比也黄鳥之鳴止于丘阿得其所也而我之不得其所欲依所親則道途甚遠未免勞苦將如何哉若得其飲食教誨而又得其日相親近載之後車

則誠得其所矣然不可必也則亦徒想而已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畏不能趨步之艱難不能疾行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極者至也

瓠葉

燕飲之詩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四章皆賦也主人與客飲而客賦此詩言瓠葉非所以待賔而采之亨之以為食乃物之賤而禮之薄也然曰君子有酒則美其主人之辭蓋物雖薄而情厚也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兎以首言蓋一兎為一頭猶一魚為一尾也物連毛

包裹而燒之曰炮以物薄之火上曰燔獻之謂初筵酌酒以獻賔也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以火炕之曰炙謂以物貫之舉于火上以炙之也酢者報也賔既卒爵酌以酢主人所以荅之也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醻者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而自飲然后酌以進於賔謂之醻其先自飲者所以導賔之飲也

漸漸之石

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興也漸漸之石蓋行越險阻見石之與巖因以起興而言其勞苦也武人蓋作詩者自謂不遑朝矣言早起即行無少暇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

遑出矣

興也卒者其石卒然高大也曷其沒矣言何時行盡險阻也不遑出矣言深入未能出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賦也豕本好負塗今其足皆白乃雨多而常行水中也烝涉波矣羣行而涉波也月離于畢離者月所宿也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星好雨者

畢星故月宿于畢而雨矣征行而遇多雨其道途之苦可知不遑他者不暇他事也

苕之華

詩人自以逢周之衰如苕之附物而生雖榮不久也

苕之華芸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苕者陵苕也一曰凌霄一曰紫葳又名鼠尾蔓如勞豆而細葉如蒺藜而青緑色可生食如小豆藿其華有黄赤二色一曰黄白二種芸其黄矣言苕如

芸草之死而萎黃也苕之引蔓附於高木今乃萎黃

譬已之依附於人不能久是以憂而且傷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比也青青葉青而盛也生者人之所欲乃言不如無

生者窮苦憔悴則生不如死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牂羊墳首牝羊身瘦而頭大也三星在罶言竹

筬為笱本以取魚今水清而笱中無魚惟見星而已

饑饉之年食物艱得故可以僅給少能充飽衰亂之世窮悴之民愁苦無聊一至於此悲夫

何草不黄

周室衰危征役不息行者苦之也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言草本青也今則無不黄矣人本欲逸也今則無日不行矣將者行也亦猶將車之將言負重而勞苦也所以勞苦共王事而經營四方爾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者赤黒色草自青而黄黄而玄衰悴之甚也

何人不鰥言常在覊旅如無妻也獨為匪民言我獨

非王之民乎何使我勞困至此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虎兕在曠野其性之所樂也征夫而在曠野豈

其所樂乎朝夕不暇宜其勞苦而形之言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輿也芃者尾長貌幽草者草深幽而茂也棧車者役車也棧本作輚埤倉云卧車也盖其制卑小僅可卧其中如今之眠轎也或曰棧車者編竹為輿也周道大道也狐在於幽草則樂棧車行大道則苦是行役者不如狐之樂也

詩演義卷十五